

劉鳳梅、黃成遭酷刑致殘 法院不許治療

【明慧週報訊】遼寧錦州市太和區中共法院從八月四日到七日對劉鳳梅、張秀蘭、黃成、曲成業四位法輪功學員非法開庭。劉鳳梅、黃成被酷刑迫害致殘，中共法院不許治療。

四位法輪功學員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被綁架，一直被非法關押在錦州看守所至今。期間遭到惡警高寶、吳南、劉晉、王立勇等慘無人道的酷刑折磨。張秀蘭由於長期被非法關

押，不幸患子宮肌瘤，現瘤子已長到十二公分大，醫生說張秀蘭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而錦州太和公安分局惡警說只要寫保證才給治療。劉鳳梅曾被馬三家勞教所迫害得從三樓墜下，腰部粉碎

性骨折，固定上鋼板已六年，此次被惡警毆打的鋼板一面高一面低，很疼痛，走路困難。另外，黃成被惡警打的很嚴重，面目變形，右胳膊被打成骨折，腿筋露出，雖然近半年過去

了，但目前黃成的右臂仍不能抬起，腿筋仍在流膿水。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申請二位當事人應立即治療，這完全符合法律，竟被錦州太和區法院無理駁回。

山東省日照市三警察暴力綁架

【明慧週報訊】以下是目擊者陳述：2008年8月10日下午，我去菜市場買菜，路過（山東省日照市）太陽城市場時，遠看一群人圍成一團亂糟糟，原以為做生意的在吵架，本想繞路而行。這時聽見有人喊「法輪大法好」，我的心一顫，警察又在綁架法輪大法弟子。

走近一看，只見三名警察正在瘋狂綁架一名婦女，一名警察正抓著女子的頭髮，用腳踹著雙腿。另兩名警察扭著胳膊往車裡塞。女子掙脫了警察扭纏，三名惡警瘋了似的撲了上去，對女子亂打一頓，揪著頭髮塞進警車裡。

自主的流下了眼淚。這時只聽圍觀者在議論著，有人說這女子犯了什麼罪，使警察這樣粗野，簡直沒有人性。圍觀者在議論這是什麼世道，煉法輪功的都是好人還被抓，市場的扒手那麼多沒人管，弄的人心不得安寧。

我的心在痛，我的雙眼不由

四川彭仕瓊第四次被勞教迫害

【明慧週報訊】四川省廣安市法輪功學員彭仕瓊，在2008年6月底中共大抓捕中被綁架，幾天之後被廣安中共人員秘密勞教兩年。這是彭仕瓊第四次被非法勞教。

相，曾被投入四川楠木寺女子勞教所勞教兩次，共四年時間。

2005年9月27日深夜2點多，流離失所的彭仕瓊在重慶的一處民宅內被惡警綁架，又被重慶惡警秘密勞教兩年。

在被非法勞教的六年時間裏，彭仕瓊受盡了勞教所惡警及惡警教唆的勞教犯的酷刑摧殘，經常被惡警唆使雜案犯和吸毒犯暴力毆打、吊銬腳尖離地、關小間。

2007年10月7日，第三次非法勞教期滿後，才由華蓋市警察將她接回家。當地惡人揚言安

排人跟蹤、監視她。

幾天之後，惡徒又預謀綁架她，當時彭仕瓊正在護理重病中的母親。由於中共當局不法人員當天接連到彭的母親家騷擾，彭母第二天早上在悲憤中去世。

奧運之際，廣安不法人員在中共的秘密文件驅動下，騷擾、綁架、迫害各地區法輪功學員。三箇月中，廣安各市縣有幾十位法輪功學員遭綁架，年齡最大的80歲，一些法輪功學員未經審判就被投入勞改營、勞教所遭受折磨。

劉秀梅被害死 惡警逍遙法外

【明慧週報訊】山東諸城大法弟子劉秀梅被惡警迫害致死已半月多了，遺體還在殯儀館冷凍著，死者不能安息，家人悲痛萬分。法律部門不予以公正處理、一拖再拖，參與迫害她的惡警依然逍遙法外。

著貨，突然遭開發區派出所所長丁波峰等惡警非法抄家、綁架。七月二十七日早上，家屬接到電話通知，聲稱劉秀梅在中醫院。當家人迅速趕到中醫院時，人已死亡。她丈夫王清祿質問大夫什麼原因死亡？大夫說，不是俺的事，抬來的時候就死了，人都發涼了。

在劉秀梅被非法關押期間，劉秀梅的丈夫王清祿和兒子多次到公安局打聽，得知劉秀梅的案子是諸城市公安局國保大隊成員路閻具體負責，就托人送給路閻一千多元的煙酒並請其吃飯。之後路承諾七月二十一日前放人，



圖：劉秀梅

結果卻遲遲不放。

河北省涇水縣王秀蘭被警察毒打

【明慧週報訊】2008年8月2日上午11點多，河北省涇水縣公安局、婁村鄉派出所一行七、八個人，非法闖入虎過莊王秀蘭家，不出示任何證件，進行非法搜查，搶劫大法書籍、彩電、DVD等物品，並強行將王秀蘭扯上警車，綁架到婁村鄉派出所刑訊逼供。

毒手的一個警察叫郭海寧。警察強制王秀蘭在筆錄上簽字，遭到王秀蘭的拒絕，一群警察一擁而上，抽嘴巴，用膠棒，棍子打，拿裝滿水的可樂瓶打她的脊背，身體被打的一道道血印，雙手被手銬銬的腫了起來，並全天沒讓吃東西。

王秀蘭，女，42歲，涇水縣婁村鄉虎過莊村人，2007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王秀蘭被綁架時正在家中做家務，被惡黨警察毒打的遍體鱗傷、身體變形，被非法關押在拘留所。

近期，涇水縣中共政府再次

召開迫害法輪功的會議，藉口「奧運」要求加重對全縣大法弟子的迫害，繼續對全縣大法弟子大抓捕，抓捕名額不能低於300人，並對各鄉鎮各社區分配名額。

這是繼前一段涇水中共縣委縣政府利用610、公檢法司，廣播電視台煽動全縣民眾監視、舉報大法弟子並全面大搜捕後又一輪迫害。

6月6日至今二箇多月內，數十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七、八十名法輪功學員遭到非法抄家和騷擾。

五、六個警察對王秀蘭進行毒打，逼問她大法書籍、真相資料哪來的。婁村鄉派出所警察用膠棒，用塑料棒傷及王秀蘭的全身，抽嘴巴子，到拘留所時她的臉已經被打的變了形，其中下

小學教師被劫持逼供

【明慧週報訊】2008年7月8日，河南鄭州市中共人員秘密把大法弟子閻靜劫持到鄭州市管城區法院非法開庭，不通知家屬。閻靜現被非法關押在滎陽環翠峪交通廳賓館。閻靜一家人九

年來遭中共殘酷迫害。閻靜的丈夫2002年7月被非法判重刑十年，閻靜的母親2005年11月在迫害中去世。

閻靜，女，42歲，鄭州市第二工人新村小學教師，2008年5

月26日上午10點多，上班期間被惡警再次綁架。閻靜被綁架那天，正是其女兒高考前夕，其女兒一邊要應付高考，一邊還要照顧70多歲的姥爺，她強忍著重負和姥爺艱難度日。

一天傳來消息說，閻靜遭受管城公安分局國保大隊隊長王振福等人酷刑「烤全羊」折磨，閻

靜女兒無法想像母親被連續逼供長達三個多小時的殘酷情景，更無法想像她的母親昏迷多次是怎樣挺過來的。無助的她跑到野外郊區哭了一天。

閻靜被惡警酷刑折磨，雙腿麻木、不能久站，左臂活動不便，右手寫字發抖，高血壓持續不降，惡警七次將她劫持到看守

所，都遭拒收，遂又將她關入洗腦班迫害。

2008年6月，鄭州市管城區檢察院在閻靜被鄭州市晚晴山莊折磨身體不支的情況下，仍對她幾次非法審訊。2008年7月8日，中共人員又秘密把她劫持到鄭州市管城區法院非法開庭，不通知家屬。



酷刑種種

吉林市歡喜嶺勞教所酷刑：惡警強行給絕食的大法弟子用痰盂野蠻灌食

退休教師王景倫等遭綁架

【明慧週報訊】2008年8月12日晚8點多鐘，黑龍江省賓縣公安局出動多名警察，綁架了賓縣勝利鎮法輪功學員王景倫，同時被非法綁架的還有另外12名當地法輪功學員，他們是：唐鳳英、朱鳳英、徐淑賢、劉振賢、劉忠權、高貴琴、張樹森、王淑菊、郭海鳳、王淑琴，還有兩位被綁架的法輪功學員目前尚不知姓名。據悉，這些法輪功學員當時正在王景倫家裏交談，警察闖進屋後亂翻一氣，又到其他法輪功學員家非法抄家，之後就強行將上述法輪功學員綁架，同時搶走一些私人物品：1台筆記本電腦、4台打印機，還有耗材、大法書籍和條幅等。

法輪功學員王景倫是一名退休中學教師，今年76歲高齡，退休前任勝利中學教導主任。王老師在幾十年教學生涯中，嘔心瀝血，教書育人，為國家培養出大量人才。王老師修煉法輪功後，處

處事事用「真、善、忍」要求自己，修德行善，助人為樂，在當地口碑極佳。然而就是這樣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卻屢遭邪黨迫害：2000年夏歷新年前，他和老伴、兒子去北京為法輪功申冤上訪，被抓回賓縣後非法關押了一個多月，又被打劫勒索了15000元，方纔獲釋；2006年夏歷新年前王老師又無端的被當地派出所綁架，被勒索3000元後才得以回家。這次他和當地法輪功學員在自己家中交談，根本沒犯什麼法，卻橫遭綁架。《憲法》規定公民享有言論、信仰自由。王景倫等法輪功學員的言行均在法律允許範圍之內，違法的恰恰是賓縣公安局的警察，他們無視法律，踐踏人權，隨意抓捕關押善良民眾。

目前，王景倫老人被非法關押在賓縣第一看守所，其他12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在賓縣第二看守所。近日，這些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的家屬一起到賓縣公安局要人，遭到拒絕。

針灸師被非法勞教

【明慧週報訊】2008年6月9日下午2時，流離失所兩個多月後的張能敏返家剛兩天，四川大竹縣北城派出所劉曉東等10餘人闖進張能敏家，氣勢洶洶，腳踏涼板床，將張能敏劫持綁架，非法關押一個多月後，將她非法勞教一年半。

今年，中共以奧運會為藉

口，對法輪功學員進行綁架迫害，四川大竹縣最近三個多月綁架接近20人。

張能敏以祖傳針灸為業，她以修煉人的標準要求自己，對病人收費極低，一次治療收費只相當於醫院的掛號費，對沒有錢的病人少收錢或不收錢，這樣一個與人為善的人卻遭到無理的迫害。

您的立場中立嗎？

文／大陸律師

英國有位律師，叫莫理遜（Frank Morison），他認為：耶穌是個偉大的人，但不是神，《聖經》裡記載的耶穌死而復活是「一個童話式的喜劇終結」。這位頗有懷疑精神的律師立志寫一本書，揭穿耶穌復活這個「騙局」，從根本上否定基督教。經過多年辛苦考察和詳盡研究，他寫下一本自謂「不願意被寫成的一部書」：《歷史性的大審判》（Who Moved the Stone?），這本書確認了耶穌復活是確鑿的、無可辯駁且毋庸置疑的事實，並且莫理遜從此成爲一名基督徒，他的著作也成爲宗教書籍中的一本暢銷書。

莫理遜的經歷告訴我們，真正的判斷力，並不必然來自固有的知識、經驗、觀念，而是來自於對事實真相的發掘和瞭解。

發掘事實真相，需要真正中立的立場；需要合乎邏輯的推理；需要放棄偏見，放下架子。

有人說：我不信共產黨的，也不聽法輪功的，我保持中立。

還有人說：我不支持中共，也不支持法輪功，我保持中立。

正常司法環境下，法官在民事案件中，面對原告的請求和被告的抗辯，他需要站在中立的立場上，兼聽原告、被告雙方的理由，最後結合法律技術分析，做出傾向性裁決。裁決結果可能六四開，可能五五開，也可能全支持原告或被告某一方。可見，真正中立的立場，不是誰都不聽、誰都不信，不是簡單的各打五十大板，不是沒有傾向性。

在1999年之後的起初幾年，中共針對法輪功的造謠攻勢鋪天蓋地，任何生活在中國的人想躲都躲不過，如果那時真能做到不信中共的，就應該瞭解一下法輪功是怎麼回事，聽聽法輪功學員是怎麼說的。但從全國形勢看，頭幾年律師出面爲法輪功做無罪辯護幾乎沒有，只是這兩年才有，時間非常滯後，這說明沒被中共矇蔽的、真正了解法輪功真相的律師，少之又少。相比之下，加拿大一位在中國從事法律工作十四年、在上海開辦第一家外國

律師事務所、曾任教復旦大學法學院的安世立大律師（Clive Ansley），倒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中立者。他在2006年4月提供的一份證詞中稱，「從鎮壓法輪功開始的1999年到2003年5月底，我居住在中國。期間，我每一天都見證了中國出版業和電視媒體對法輪功和法輪功修煉者持續不斷的誹謗。這是我所見過的最極端、完全不合法的、十足的仇恨運動。歷史上，我所瞭解的唯一可與之相比的仇恨運動是在歐洲由阿道夫·希特勒發起的針對猶太人的仇恨運動。」安世立大律師現在是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北美分團團長。

涉及法輪功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中共用「槍桿子加筆桿子」那一套控制中國幾十年，把整個中國人的價值觀和思維模式都扭曲了，使人善惡不分、正邪莫辨。中共迫害法輪功，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成，使用了諸多的卑鄙手段，比如「天安門自焚事件」，找幾個人扮演法輪功學員搞自焚，意圖栽贓和煽動仇恨，爲下一步加劇迫害造勢。在這樣



加拿大一位在中國從事法律工作十四年、在上海開辦第一家外國律師事務所、曾任教復旦大學法學院的安世立大律師（Clive Ansley），倒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中立者。圖為安世立大律師。

的大是大非面前，如果人們明知是怎麼回事，卻仍然堅持「即使法輪功是被迫害的，是冤枉的，那我也不支持你」，那麼，善良、正義、同情心，這些人之爲人的本性如果都沒有了，人類將變成什麼樣？

真正中立的立場，不是閉上眼睛、塞上耳朵。更不是聽了一面之詞、受了謊言矇蔽之後，出於對此話題的偏見、害怕，而

故意迴避。真正中立的立場，是多聽、多看、多瞭解，辨別誰的話可信，在掌握足夠信息基礎上運用思維和智慧做出自己的判斷，在諸多紛擾中撥雲見日，看清事實真相。（選自「真正的判斷力來自哪裏？——寫給律師同行及所有不願被謊言欺騙者」）

守正信超越巨難 反迫害開創未來

文／鐘延

九九年七月，當江氏集團爲首的中共選擇了迫害法輪功的時候，同時也選擇了與天理人性爲敵。在長達九年的迫害中，中共把世上幾乎所有的人，尤其是中國人，都拉入這場迫害中面對良知的問責。當歷史走過這一頁，人們會發現這問責何等凝重，天地間曾發生了怎樣驚心動魄的正邪較量。

九年中，一方面，中共動用至少四分之一的國家財力和全部國家機器，對法輪功學員進行了殘酷的肉體和精神折磨：抓捕、抄家、監禁、酷刑、洗腦、注射破壞神經的藥物、甚至殘酷的活體摘取器官，強迫法輪功學員在信仰和生存中做出選擇。

另一方面，中共對民眾認識法輪功和迫害真相設置了種種障礙，不惜赤膊上陣，從兩零零一年自編、自導、自演的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到二零零八年，收買紐約法拉盛特務、人渣出演「愛國華僑」暴力攻擊法輪功學員，然後再製造偽新聞欺騙中國大陸民眾。

在封鎖真相傳播的同時，中共喉舌對法輪功的妖魔化宣傳從未停歇，一個「法輪功搞政治」嚇壞了中國人，也迷惑了國際社會。想用政權的力量改變人的信仰，不正是中共在利用政治搞迫害嗎？法輪功學員呼籲停止迫害，是爭取最基本的人權，而中共用商業利益同他國做交易，讓其對迫害噤聲，甚至協同迫害，這才是真正的搞政治。九年來，中共的醜劇演了一個又一個，謊言編了一個又一個，目地只有一個：「名譽上搞臭」。

中共對法輪功不惜代價、不計後果的迫害，其實也在迫害所有的人，迫害人最基本的道義和尊嚴。人們漸漸的發覺，中共的殘暴和邪惡本性正在人們的沉默和縱容中迅速蔓延，與迫害同時發生的是，普通中國百姓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今年，這一趨勢更加嚴重，從四川大地震隱瞞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日，法輪功學員和韓國多個民間團體，在韓國鐘路區的宗廟公園舉行集會遊行，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並呼籲制止迫害。

地震預警到利用職權肆意欺壓百姓，中共惡行致使天災和人禍在中國惡性循環，生靈塗炭。六月二十八日貴州甯安十萬群眾抗議中共權貴執法不公、草菅人命，中共卻使用暴力和宣傳手段掩蓋真相，將維權民眾誣陷爲「黑社會」。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浙江玉環縣又發生大規模警民衝突。目前，中國的社會矛盾一觸即發，危機重重。

在長達九年的迫害中，法輪功學員始終如一的堅持以和平的方式反迫害是開創性的。真、

善、忍的精神光芒，指導法輪功修煉者超越苦難，用最大的善念將真相帶給世人。在反迫害中，法輪功學員既堅守著自己的信仰，也在爲世上的人開創未來，告訴人們：誠念「法輪大法好」，在天滅中共之際，退黨保平安。

現實仍在給人們瞭解真相的機會，法輪功學員們是傳遞真相的使者。歷史會還原真相，不久的將來，人們就會知道，法輪功學員反迫害中傳遞的信息對聽眾中的每個人意味著什麼。

中國的七大噁心（二）——黨文化「奇觀」

第五噁心：共軍打國軍的影視作品

在我看來，所謂的解放戰爭實在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悲劇。在當今中國任何現代政治家（或者叫做政客）的意識裡，江山社稷的考慮依然是放在國家民族利益之上的。這樣的政治理念與國際潮流格格不入，也給我們這個民族帶來過深重的災難。基於以上考慮，我認爲在一場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戰爭是民族的悲劇，幾萬人幾十萬人上百萬人的死傷是民族心靈上的一塊傷疤，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說到軍事勝負以外的話題，那就是「共產主義」戰勝了三民主義。半個世紀過去了，三民主義依然有其強大的生

命力，而共產主義，不說也罷。至於其他的，像什麼推翻了三座大山，消除了腐敗的「蔣家王朝」等等，只要你睜眼看一下當今的現實，國內的現實，國際上的現實，只要你不是白癡，會得出一個結論的。

第六噁心：吹牛皮的水平太低

逢年過節，或重大節日，我們的銀屏上就是一片歌功頌德聲音，這已經成了一個固定的模式。鋼花飛舞，麥浪滾滾，繁忙的碼頭，飛機轟鳴著起飛，最後電視畫面淡出天安門廣場，五星紅旗在飄揚。解說員激昂的聲音「經過xx年的建設……」，「和解放前相比xx增長了xx倍……」等等不一而足。過節圖

個吉祥說點好聽的沒問題，問題是這已經成爲國人的思維模式，它是文革時憶苦思甜的翻版，它叫人不思進取安於現狀，更要命的是它有一種強烈的暗示，所有這一切成就都是某個大救星恩賜給我們的，沒有他們我們就是一群沒頭的蒼蠅，連北都找不著。

爲什麼不和外面的世界去比一比，和曾經於我們同時起步現已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鄰國相比？折騰了半個世紀，我們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按照可比的經濟指標，我們在這個地球上算老幾？有什麼值得陶醉的地方？古人都知道要居安思危，何況我們還沒有資格說已經居安了呢。

第七噁心：感恩戴德的百姓

天災人禍，意外事故全世界哪裏都有。政府對這些突發事件的救助理應是天經地義責無旁貸。這些你都不管的話，納稅人花大把的銀子養政府幹嗎？軍隊也是一樣。在我們的電視上政府軍隊應該做得一切就變成了皇恩浩蕩，記者不拍出百姓感恩戴德的話好像就對不起政府給的工資一樣。

還有，每到逢年過節，領導幹部慰問下崗職工貧困戶時，你看到領導臉上有一絲愧色麼？你轄區的選民淪落到如此地步，你有沒有責任？他們拉著你的手謝恩時你對著鏡頭就那麼得意？（文/陳勤）（全文完）

三言兩語 換個角度看問題

誰在製造「妖魔化」？

中共經常抱怨美國或西方「妖魔化中國」，其實際意思是「妖魔化中共」。若干御用文人甚至炮製了一本名爲《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爲外國媒體對中共的「負面報導」大肆叫屈。不可一世的中共，居然叫起屈來，倒是令人玩味。在中國，所有媒體，爲中共一統，強行「輿論導向」，強制「正面報導」，把個禍國殃民的中共，塑造成一貫的「偉大光榮正確」。對照之下，西方媒體披露真實的中共，報導真實的中國，自然不如中共的意。

西方民主國家，言論自由，新聞獨立。媒體的權威，就在於其客觀性和公正性。媒體必須守法，但並不受政府左右；而且，各大媒體，競爭激烈，針對同一事件，往往發出不同聲音。換言之，西方媒體，百花齊放。即便有傾向，也是不同的傾向，至少有比較。在這種情況下，所謂

「妖魔化」中國或中共，幾乎不可能。

真正製造「妖魔化」的，恰恰是中共自己。它妖魔化美國，妖魔化西方，妖魔化台灣，將文明國度，描繪爲「水深火熱」、「亂象紛呈」；甚至妖魔化自己的同胞——所有批評它的國人。在這方面，其精挑細選、斷章取義、編造歪曲、尖酸刻薄、與惡毒咒罵，無所不用其極。「文革」語言，沿用至今。

中共對待媒體，從來持雙重標準。一方面，利用海外的民主空間，派出官方媒體，到他國扎根，宣傳自己，隨心所欲；另一方面，決不允許他國媒體到中國立足。到後來，中共甚至幹脆規定：外國媒體在中國的報導，要經中共的新華社審核，以新華社的報導爲準。惡霸嘴臉，等於向整個文明世界挑戰。（摘自陳破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明慧學校夏令營 孩子收穫大

【明慧記者葉靈輝多倫多報導】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七日，加拿大多倫多明慧學校夏令營的學生們為家長獻上了一台文藝演出，包括舞蹈、歌唱、樂器演奏及詩歌朗誦等節目，贏得家長的稱讚。

為期六週的多倫多明慧學校夏令營於八月十五日結束，夏令營開設學煉法輪功、《三字經》、中國舞、中國象棋、繪畫等課程，溶品德教育和學習知識為一體。家長普遍認為孩子收穫大，行為大有改善。

孩子變的自立

韓先生今年六月才從中國大陸移民來加拿大。他五歲半的兒子在國內的時候有五個大人伺候，什麼事都有人幫他做。

「我兒子在明慧學校學會了很多漢字，還交上了不少朋友。」韓先生說，「他現在不但能自己穿衣服，有時還能給自己準備午餐。」

韓先生說他在國內學過一點法輪功，現在真正開始

煉法輪功了。

「我現在每天都煉功，不過我兒子的動作比我做的好，他還經常糾正我的動作。」韓先生說。

自閉的性格變開朗

廖女士有個六歲半的女兒 Helen 也是第一次參加明慧學校夏令營。Helen 原來很內向，在公立學校上學時，不跟其他小朋友玩。

「我對她一直都很擔心，對面走過來的同學跟她打招呼，她都不理人家。」廖女士說，「上數學課時，老師問她問題，她不回答，就這樣看著老師。老師為這事專門找我去學校面談，還建議我帶她去看那種做心理輔導的醫生。」

「參加明慧學校夏令營後，她變化很大，我們鄰居都看出來啦。她不但會主動跟鄰居的小朋友玩，還會拿東西與他們分享，以前她絕對不會這樣做的。」

不再沉迷電子遊戲

張先生的兒子今年六歲

半，原來放學回家的第一個選擇是玩電腦遊戲。「差不多要逼他才會去做作業。如果沒有做作業，測驗就不及格。」張先生說

「參加明慧學校夏令營後，回家打開電腦要去明慧學校的網站，看勇者無畏、九色鹿的故事等動畫故事。」張先生說，「他還學會吹陶笛，背誦很多《洪吟》中的詩。遊戲就很少玩了，叫他去洗澡睡覺也容易多了。」

據學校介紹，多倫多明慧學校以傳授中華正統文化為特色。開設《三字經》、圍棋博弈、繪畫等課程，並教孩子學煉法輪功，溶品德教育和學習知識為一體，輔之以神話傳說、文字起源、傳統民俗、歷史典故等知識，開拓兒童視野，啓迪思考，從而瞭解中華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的內涵。

二零零七年，明慧學校有五位教師因長期義務服務於社區、做出卓越貢獻而獲得加拿大安省政府頒發的傑出義工獎。

從新修煉 重病自癒

◎文／大陸山東大法弟子

我是山東省蒙陰縣桃曲鎮人，一九九八年春學煉法輪功，知道法輪大法教人向善，強身健體。一九九九年七月中開始迫害法輪功，當時沒有想到中共會製造謊言，所以在中共人員不讓我學法並抄走大法資料時，我便寫了保證不煉了。那時還荒唐的認為自己做的對：身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就得聽政府的。因此我完全離開了大法。隨後聽到、看到的全是對法輪大法的誹謗。

那幾年我在迷茫中，活的很累，身體也不好，特別是幾位親人的離世，讓我感到人生苦短，人的生命太脆弱了。

到了二零零二年，我的

身體越來越差，三十幾歲的人，竟然一身毛病。胃疼、腹疼、頭暈、乳腺炎等，特別是又添了一種無名的病，發作時心跳加快，痛苦無比，甚至昏迷，去醫院也查不出來，感到生不如死。醫院、巫婆都看過，成了藥簍子，也沒治好。丈夫嚇得趕緊給我買了保險，家人和我整日提心吊膽。

二零零三年夏季的一天，是我永生難忘的日子。記得當時我被病痛折磨的三天三夜合不上眼，什麼也吃不下，就在我極度絕望的時刻（當時是後半夜三點多），我突然想起了慈悲的師父和久違了的大法，我百感交集，淚流滿面，悔恨這幾年一次次有病，去醫院、找巫婆，為什麼沒有想到能

改變命運的法輪大法？法輪功學員們也勸過我，我也曾撿到真相資料，可我不往心裏去，好像完全被封閉了。此時我決心從新開始學法煉功，因為我徹底明白了，光聽中共的，有病了它可不管你，況且醫學不是萬能的。此時丈夫也沒反對我學法，雖然中共迫害還很瘋狂，只要學法煉功就會面臨被抓、被打、被罰等各種迫害。可有病了沒辦法，命都沒了，何談安全。

這樣在家人支持的情況下，我利用一切空餘時間學法煉功，身心變化極大，至今針、藥未用一次，再次體驗到了無病一身輕的幸福，更深體會到了師父的慈悲救度之恩。

拾起緣線

包！」他急不可待地回答。「是不是這個？」我從兜裡掏出錢包。「是。」『是』字還沒說完手已伸出來，就像慢了點就要不回來似的。「慢，你叫什麼名，身份證號碼多少？」小文攔住他。他把名字及身份證號碼一說，果然是他的。「給你。」我遞給他。「真的謝謝你們，真的謝謝你們。」他感激得說個不停，「給我你的手機號，改天我拿禮品到你那拜訪；這錢我急著要用呢！」「不用了，也沒什麼。」小文趕緊說。我一看周圍來許多人，也跟著大聲說：「不用了，修法輪大法的人都會這樣的……」

我們買到電腦回去後，我才想起一個多月以前曾夢到過這件事，那錢包的主人有一世曾是我的家人，那時師父就點化我了，用這種形式去告訴他真相。今天這錢包和身份證簡直就是緣線啊。

◎文／黃芸

去年三月，我、我的妻子及同修小文一起到舊貨市場買電腦，轉了半天也找不到合適的，我們手頭比較緊，只想買一台一千元左右的。突然，發現在地上有一個錢包，我撿起來追上同修：「是不是你的錢包？」我一邊問一邊打開錢包，一大疊一百元的人民幣，少說也得有6千元。小文摸摸兜說：「不是我的。」我往後看發現沒有象找東西的人，我說：「怎麼辦呢？」「找到失主啊。」小文說。「怎麼找啊？」我看到了錢包有張身份證，接著又說，「我們回到丟錢包的地方看看，如果找不到人，我們再把錢寄給人家，這有張身份證。」

我們回到丟錢包的地方沒多久，就看見兩個青年很著急的找著什麼。「你丟了什麼吧？」我問其中的一個。「錢

小學教師的痛苦和解脫

◎文／大陸大法弟子

我是一名小學教師，從教已有二十多年。1981年底我懷著美好的心情走向社會，希望能在社會中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是殘酷的現實讓我的美好願望徹底破滅。我由自信、自強逐漸變成一個怨天恨地的人，直到2004年10月份我開始修煉法輪功，我才明白過來。

年輕時代熱情奔放的我，面對的是一群天真爛漫的小學生，我每天揣著課本，走進教室，兢兢業業地從事著我的教育工作，與這些純潔的小學生們在一起，感到無比的快樂。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與外面環境的接觸面的擴大，我漸漸地發現學校的黨員幹部與教科書上的黨員幹部形象有天壤之別。現實中的他們在利用權職，以公謀私。他們將自己毫無工作能力的子女安排在條件優越的學校，而有能力沒關係的教師被排斥在外；加薪晉級，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子女、親屬，就連學生的考試成績也弄虛作假，因為學校有時是以學生的成績來衡量教師的工作的。一次，一位分管小學的校長為了給自己的親屬轉正創造條件，竟然利用職權，將所教學生成績排名第一的我與他排名在後的親屬對換了位次。我聽後感到非常氣憤。

我開始抱怨，也不再有了剛開始工作時的那份幹勁和熱情，我與學生共同創造的那份快樂也蕩然無存，但我又不能放棄自己的工作，不能丟下學生不管，我還必須堅守崗位。可是學校後來的發展更令人感到惱怒，學校黨員幹部帶領一班人挪用學校公款，工作上拉幫結派，顛倒是非。我因看不慣這些現象而多次與校長發生衝突，脾氣越變越壞，情緒也越來越不穩定，經常為一些不平的事與領導層的人物針鋒相對，我因此也多次無端地受到批評和指責。我不明白共產黨的社會為什麼會變得如此的腐敗、惡劣。生氣、憤怒、怨天恨地讓我的身體越來越壞，病痛纏

身，吃飯都難以嚥下，我已不能像正常人那樣生活和工作。學校裡交錯複雜的人際關係，明爭暗鬥的混濁環境讓我感到身心交瘁。我經常拖著疲憊的身軀，帶著怨恨的情緒，走上講台，在人生的道路上，我的精神深深的陷入了痛苦的深淵而不能自拔。

直到2004年10月，我接觸了法輪大法，修煉法輪大法，就像迷路的人一下子找到了指路的路燈一樣，這麼多年的怨恨、氣惱一下子煙消雲散，我頓時明白：修煉才是我要走的路，做到「真善忍」才是我的目標。我的精神得到很大解脫。我不再為身邊的不良現象而憤憤不平，也不再為個人的得失而斤斤計較，更不再為了追求自己的名利而奮鬥，而是為了在社會上做一個好人，一個善人而努力。我慢慢學會「忍」，人也變得樂觀開朗。學校本是混濁社會中的一方淨土，可是現在也被侵蝕和污染。我深深地感到：要尋找精神樂園，只有修煉。

我的身體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前病痛不離身，針藥不斷，而現在變得一身輕鬆，從煉功後就再也沒有進過藥店的門，連同事都說我變得神清氣爽，整天象有使不完的勁。我常常感歎：我為什麼沒有早一點進入法輪大法的大門。如果那樣，我會少承受許多精神上的痛苦和身體上痛苦。但轉念一想：現在入門還為時不晚，我不是已經走在返本歸真之路上了嗎？

煉功接近半年，孩子和家庭都跟著受益，孩子不再生病，家庭變得和睦。我衷心地感謝法輪大法拯救了我的生命和我的身體。我現在每天早晚都堅持煉功，每天堅持學法，認真領會《轉法輪》的含義，我要慢慢去掉我自身的一些壞習慣、壞脾性，去掉許多常人的執著心，盡職盡責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無怨無悔地為學生們服務，堅定地在修煉的路上走下去。



上圖：法會期間，法輪功學員集體煉功。

下圖：二零零八年印度尼西亞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現場。

【明慧週報訊】二零零八年印度尼西亞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八月十日在巴厘島 Sanur Paradise Hotel 成功舉辦。約一千二百位法輪功學員參加了此次盛會。法會中，十多位雅加達和峇厘學員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一位賣畫的年輕人講述了他如何神奇的獲得《轉法輪》。他認為獲得《轉法輪》就是他生命尋覓的終點，也是他修煉的起點。

一位賣蝦餅的生意人，在他的摩托車上貼滿法輪功真相圖片，每天穿

越大街小巷，向人訴說修煉大法後碰到的神跡，把大法的美好和真相帶給人們。

一個讀中學的小女孩，講述她修煉前後心性的改變，變的懂事和寬宏大量，每每碰到困難，都以正念對待。

心得交流之後，十位來自雅加達、泗水、峇厘「明慧學校」的小朋友，用中印雙語朗讀了《洪吟》，一位峇厘小朋友用中印雙語演唱了一首歌曲「明思」。最後是八位大法小學弟子的舞蹈「圓容」。

交流會的前一天，法輪功學員們還舉辦了遊行活動，從 Renon 廣場出發，繞著 Renon 區大街遊行。

據一位峇厘華裔導遊說，修煉對巴厘島的人並不陌生，峇厘居民是天生的修行群體，他們世代生活在個人修行的環境裡，好幾個假日就是為峇厘市民修行而設立。法輪功學員希望把法輪大法這能使人返本歸真的修煉大道帶給更多善良淳樸的峇厘人。

【讀古詩 品人生】

秋興

◎杜甫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語譯】

秋露使楓樹林的枝葉凋零，巫山、巫峽的寒氣淒冷陰森。長江流經巫峽時波浪翻湧，江水滔天，邊塞上風起雲湧，陰沉之氣連地面。叢生的菊花二度開放，我不禁如往日般流下眼淚，孤獨的船隻繫在岸上，有如我心系家園的心情。各處人家正在趕製冬衣，黃昏時分，高處的白帝城傳來急促的搗衣聲。

【品讀】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杜甫的好友嚴武去世，失去依靠的杜甫帶著家人離開成都，乘舟東下。大歷元年（766年），已經五十五歲的杜甫來到夔州（四川

秋興

重慶奉節），當秋天來臨，舉目所見秋日的景象，讓歷盡滄桑的杜甫倍覺淒涼，有感而發寫下了著名的〈秋興〉八首，也是杜甫一生心力的總結，時代的苦難，心系家國的忠誠皆包含其中，詩中可見其才氣之大，筆才之高，歷來被公認為文學藝術的精品。這裡選錄的是〈秋興〉的第一首。

當時蜀（四川）中軍閥連年混戰，吐蕃侵擾蜀地。晚年多病的杜甫流落至荒僻的山城，眼見楓葉凋零，巫山峽谷蕭瑟淒寒，更感到寂寞悲哀。面對巫峽的波浪滔天，邊塞風雲翻湧，恰如杜甫波瀾壯闊又動盪不安的心情。離開成都後，杜甫因病暫居雲安，次年病情轉好，又來到夔州，這兩年看到秋菊開了兩次，卻還未能出峽，忍不住再度對菊掉淚，那是思鄉的眼淚，也是憂國憂民的眼淚，繫於岸邊的孤舟就有如自己一心為國，心系長安

的忠誠。秋天人們忙著為出征的子弟趕做寒衣，裁衣前先要把衣料搗軟，所以這白帝山城處處傳來急切的搗衣聲。

杜甫受兵災所阻，滯留夔州白帝城，這時人們正急著做冬衣給征戰的親人，詩中也體現了杜甫對時局混亂時百姓的同情。杜甫之所以偉大，在於他總是能夠關懷周圍苦難的人們，安史之亂後民不聊生，與他的仁政思想背道而馳，然而在他的詩中常能見到他的仁愛精神，甚至困境中互相救助的善念。肅宗乾元二年（759），杜甫投宿石壕村（今屬河南省），目睹亂狀寫下的〈石壕吏〉（注），正是戰亂中百姓苦不堪言的真實寫照，官吏強行徵兵，造成「有吏夜捉人」的實情，這戶人家三個兒子出征，兩個剛戰死，官吏晚上還要來拉人，老翁趕緊翻牆逃走，家裏只剩未改嫁的媳婦和還在吃奶的孫子，老婦為保全家裏僅剩的老弱



婦孺，自請到戰地為兵士煮飯，當晚就被帶走了，半夜隱約聽到悲泣的聲音，天亮後杜甫只能和老翁告別了。詩中平實卻又深刻的描述，表達了詩人的同情、百姓的善良，夾雜著杜甫對人民欲哭無淚的心痛和無奈。

和詩中的老婦相同，杜甫也有著犧牲自己，成全他人的精神，杜甫曾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

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如果天下寒士都能寬廣高大的房屋可以遮蔽風雨，就算自己凍死在破房子裡也滿足了。由此更可瞭解他詩中所說的「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一生憂國憂民的杜甫，悲傷國家衰敗，民無寧日，雖然身老且病，但心系故國、一心為民的赤誠始終沒有改變，也因此杜甫深受後代世人的敬仰，尊他為「詩聖」了。

捨生取義

義感敵兵

◎文／清言

荀巨伯是東漢桓帝時期的義士。有一次，荀巨伯到遠方探望朋友的病況，正巧碰上匈奴攻打這個郡城。友人對荀巨伯說：「我是個快死的人了，你快些走吧。」荀巨伯說：「我從這麼遠來看你，你叫我走，這種敗義求生的事哪是我荀巨伯所能做的？」

不久，敵兵攻入城來了，他們問荀巨伯：「我們大軍一到，整個郡城都空了，你是什麼樣的人，

怎麼敢獨自在這裡？」荀巨伯說：「朋友有病，我不忍棄他而去，寧願以我的性命換他的命。」

敵兵們互相說：「我們都是無義之人，今天卻進入了有義之國。」於是撤軍回師，整個郡城因而獲得保全。

與人相交，貴在講義氣，不以富貴賤和生死禍福而變心。義氣就是為了正當的事或情誼，而能夠替別人承擔風險，甚至不惜捨棄自我，成全他人的氣度。這也是人與人之間「真」、「誠」的一種體現。

善惡一念間【三十二】

編者按：古云「福禍無門，惟人自招」，我們的祖先一直相信善惡有報。其實有心人在中國大陸做一個小統計就會發現，在直接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部門，重病發病率、非正常死亡率都遠遠高於其它同類部門。難道這都是偶然的嗎？《明慧網》公佈了上萬例有據可查的因緊隨中共流氓集團迫害法輪功而遭惡報的人。我們將陸續選登一些實例，希望引起讀者深思，特別希望如有親人、朋友從事此類工作的讀者，能將法輪功的真相告知親友，並勸他們替自己的未來著想，善待法輪功學員。

◎湖南安化縣公安局惡警蔣新民遭惡報身亡

湖南省安化縣公安局惡警蔣新民，在栗林鄉派出所工作期間，於二零零一年正月十六日綁架栗林鄉法輪功學員三人到本縣的洗腦中心迫害，被綁架者中有一位是已經七十五歲的退休教師。二零零四年，蔣又綁架法輪功學員郭喜華和曹同修送白馬坳勞教所迫害一年。

二零零八年，蔣在縣城買了新房子，同年三月二十日，蔣新民在自家正在裝修的新房子裡暴死身亡，死時五十二歲，據說是心肌梗塞。

◎黑龍江望奎縣惡人鄧沛賢吐血而亡

鄧沛賢，在2001年至2003年任黑龍江省望奎縣政法書記，直接非法抓捕迫害法輪功學員多人，後調任綏化市開發辦公室副主任。2008年7月10日，鄧沛賢遭惡報，突然口吐鮮血死亡。

◎秦皇島原派出所指導員半身不遂

王保和，原河北省秦皇島撫寧縣駐操營派出所指導員，九九年江氏迫害法輪功後，積極參與迫害，綁架大法弟子、抄家，並用掠到的大法書燒開水喝。

王保和對駐操營鎮義院口法輪功學員張鳳英犯下罪行累累，僅九九年，王保和帶人兩次綁架張鳳英。零一年元旦上午，王保和帶人闖入張鳳英家，把她綁架到派出所。在零下十四度的冰雪天氣裡，張鳳英穿著單薄的衣服，被銬在派出所外面大鐵門上六個小時。晚上七點多鐘，王保和見張鳳英還沒有放棄信仰，上前就打張鳳英嘴巴，邊打邊惡語攻擊。一直打到八點，張鳳英被打的都失去了知覺，才被放回家。零一年農曆的正月初九，王保和帶人再次綁架張鳳英，直接送往撫寧縣拘留所，後又被非法關押到唐山開平女子勞教所一

恭敬經書獲福 訛謗經書獲罪

據史載：明代時陝西武功縣西邊有一座寺廟，寺中有毀壞廢棄的經書，康對山年少時曾經和五位同學在寺內讀書。時值隆冬天寒，四人用廢經燒火取暖，一人用以燒洗臉水。康對山心中雖責怪他們不敬經書的行為，但卻不敢說出來。當天晚上，康對山夢見三位官員開堂，怒斥燒書之人，消滅了他們的福壽，又判燒水洗臉的人考試不中，最後指責康對山說：「你為何不勸阻他們？」康對山說：「我心知他們做法不對，但我年幼不敢說。」官員說：「一句話勸解，可免去五人的罪孽，現在姑且不追究你的過失。」康對山醒後將此事記在書本後面。不久，燒經取暖的四人全家得瘟疫而死，以經書燒水洗臉的書生多次考試不中，最後以教童生而告終。

唐朝的國清禪師弘揚佛理善化眾生，前來聽經的人很多。但是有某位官員，向來就不相信神佛，看到很多人聽經非常氣憤，就把禪師綁起來，打了二十大板。這位官員晚上就夢到死去的父親很生氣，而且哭泣的向他說：「你竟敢污辱禪師，閻羅王

年。在勞教所裡，張鳳英受盡精神和肉體的折磨，被惡警吊在大樹上、電棍電、強行灌食。

善惡有報是天理，王保和迫害善良已遭天懲。零六年，有消息傳出，他得了半身不遂，現已不能說話，吃飯都要人餵，真是生不如死。將此事公佈不是因為仇恨，是希望那些還在參與迫害的人能夠警醒。

◎岳陽市惡警馬澤君遭惡報

湖南省岳陽市原金鑄山派出所教導員馬澤君，幾年來賣力非法抓捕和迫害法輪功學員，得到上級賞識，大法弟子本著善念一再對其講清真相，勸其善待法輪功，他不但聽，反而變本加厲積極參與迫害，終遭惡報。

奧運前抽調到北京參與安保，前幾天，突發腦溢血，生命垂危，其家屬已去北京準備後事。

善惡終有報，這是天理，我們奉勸參與迫害大法弟子的惡人惡警，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吧。

為了這件事情，也打了我二十下的鐵鞭，連你的官位也被削除了啊！」這位官員不久即被免去了官職。

唐朝太史令傅奕，年少時就博學善辯，對天文曆數很有研究。他不信佛法，想盡辦法極力謾謗，上表廢除佛經，輕視修行者，還把佛像拿來當磚瓦使用。當時傅奕、傅仁均及薛頤，三人同為太史令。薛頤欠傅仁均五千元錢還未還，傅仁均就亡故了。薛頤一次夢到了傅仁均，就問他說：「我以前欠你的錢，要付給誰呢？」傅仁均說：「可以付給泥犁人呀。」薛頤問：「誰是泥犁人？」傅仁均回答：「太史令傅奕就是泥犁人。」薛頤恍惚中又來到一個地方，那兒有很多是已故的人。薛頤就問：「佛經上說，造惡得罪、造善得福的報應之說，不曉得是否一定有？」亡者回答說：「當然有。」薛頤又問：「像傅奕這種人，生平不信佛法，死了會受什麼報應？」亡者回答說：「善惡罪福一定是有的，至於傅奕，已經被發配到越州的泥犁地獄去了。」這時薛頤就醒了，嗟歎罪福這種事不可

不信。第二天，薛頤就照夢中所言，把錢拿給傅奕，並把夢中之事告訴他。幾天之後，傅奕忽然就病死了。

以上故事說明：不敬神佛、謾謗經書，不僅會得到迅速消耗福壽的現世果報，還將會導致墮落地獄的嚴重後果，因為善惡有報是天理。唯有一切遵從天理而為，才能有光明無量的前程。今天，法輪大法在世上洪傳，這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我們應該按照「真、善、忍」的理念去做，珍惜大法，善待大法書，要懂得「恭敬獲福，不敬獲罪」的道理。



二十分鐘

◎文／斯圖爾特·弗蘭克

十一歲那年的一天，我和爸爸照例出門去散步，經過北區河畔殯儀館門口的時候，爸爸突然停住腳步，問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問題：「幾點了？」我看了看表，告訴他是十點二十五分。然後爸爸問我看到了什麼。「沒什麼特別值得注意的，」我回答，「一群人--大概150個左右，正排隊進殯儀館。」「嗯，眼力不錯。」爸爸滿意地點點頭，接著他提起別的話題，跟我討論起體育新聞來。說了快半個小時，我發現他還沒有離開殯儀館的意思，就問：「我們要不要繼續散步？」爸爸沒有立刻回答我，卻突然提出第二個奇怪的問題：「兒子，你現在能看到什麼？」我向殯儀館門口望去，剛

才進去的人現在排隊出來了。

「還是沒什麼特別的，」我聳聳肩，「估計是追悼會剛結束，進去的人已經出來了。」「非常準確，」他說，「你看看現在幾點。」我說是十點五十分。爸爸點點頭，若有所思地說：「對，人的一生總結起來也不過就那麼長時間。」我疑惑的抬起頭，「什麼時間？爸爸，我不明白您在說什麼。」「你看，兒子，追悼會上牧師會宣讀悼詞，也就是死者一生的總結。宣讀悼詞不過短短的二十來分鐘，很多當時被認為是巨大的挫折或者偉大的成就，其實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本進不了這二十分鐘。你長大以後，無論是沮喪還是得意的時候，都要想想我這句話，你將發現眼前的道路會變得開闊許多。」

時代聯合報：

為在中國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奔走

美國紐約州府李宏元的母親，六十七歲的甘肅省退休副教授秦世珍，自五月二十四日被挾持到蘭州市所謂的「法制培訓學校」（實為強制洗腦基地，六年多來迫害致死、致殘法輪功學員多人）後，李宏元一直無法和母親聯繫。八月十四日，她接受了當地最大的報紙《時代聯合報》(Times Union)的專訪，下面是該報報導的譯文。

《時代聯合報》在八月十八日的文章中說，六十七



秦世珍

歲的秦世珍是一位溫和的退休副教授，她本來住在北京，中共當局今年三月將她抓捕，她在紐約州阿爾巴尼的女兒李宏元（安妮）經過了漫長而痛苦的幾星期才確知母親的下落。

李後來聽說警察用火車把她母親押到蘭州，關進「洗腦班」，現在已經快三個月了。據以前被關在那裏的人們回憶，在裡面被剝奪睡眠、體罰、審訊。

秦犯了什麼罪？作為法輪功的修煉者，她在一封向當地政府說明法輪功是什麼的教授們的聯名信上簽了名。

當世界各地的奧運迷們坐在電視機旁觀看北京奧運比賽的轉播時，同樣是法輪功修煉者的李正在奮力呼籲，讓社會關注她母親的危急處境和中共當局對法輪功的迫害。

她已經向紐約州議員、代表紐約州的國會議員尋求

了幫助，並徵集了一千多個要求釋放她母親的簽名。

李參加了四月在紐約州府舉行的抗議中共當局踐踏人權的集會，她還親自去首都華盛頓拜訪議員。

「我會盡自己所能救媽媽，直到他們放了她」，李說，這位三十六歲的自由財經撰稿人從德克薩斯州技術大學獲得農業經濟碩士學位，她的先生在 IBM 納米技術中心工作。

李的姨媽，秦世芳也是法輪功修煉者，和李的母親同時被抓。她們倆被抓、被關都沒有經過正式的手續。

李的母親一九九五年修煉法輪功後，糖尿病和高血壓都明顯改善。

李擔心在關押期間，她母親的身心會受到傷害，但是，她認為當局的關押不會讓堅強的母親放棄自己的信仰。「我母親深信法輪功，不會因為高壓而放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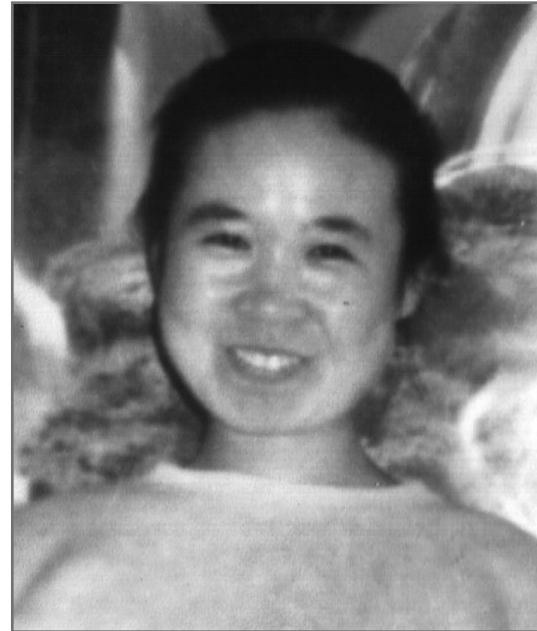
無辜的女孩 十年的刑期

【明慧週報訊】黑龍江省雙城市兩位二十歲的年輕女孩只因堅持對真善忍的信仰，於二零零二年被中共法庭非法判十年重刑，目前她們仍被哈爾濱女子監獄非法關押。

王立在二零零二年被綁架，年僅二十歲左右。王立跟隨媽媽閻淑芬修煉法輪功。二零零二年七月八日，突然來了四、五輛警車，從車上下來好多警察，把她家團團圍住，將她媽媽強行抓捕，把家翻的一片狼藉，王立和她媽媽正在家里加工服裝外件，實在看不下去，上前阻攔，雙城惡警不由分說連同王立及她的姨媽一起強行帶走，非法關押在雙城看守所。

沒過多長時間這樣一個年輕的女孩被判十年重刑，媽媽和姨媽分別判十三年、十二年，一同被劫持到哈爾濱女子監獄關押至今，受盡了折磨，孩子苦不堪言。每當父親去看望時，孩子都悲痛萬分，十年牢獄期對一個孩子來說簡直是泰山壓頂。

張建輝在二零零二年被綁架時年僅二十歲左右。她由於從小體弱多病，又因父母雙雙失業，家庭非常貧困，張建輝跟隨多病的父親修煉了法輪功，在大法中全家人受益匪淺。九九年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張建輝又跟隨父母多次進京上訪，為法輪功討清白。雙城的中共官員張國富、金婉智操控的惡警和站前派出所民警把這一家看成眼中釘，長期蹲坑監視。



圖：張建輝

一家人被迫賣掉了房子，過著流離失所的生活。

二零零二年惡警張國富勾結哈市防暴隊，在不同地方的同一天晚上，將張建輝和剛剛從長林子勞教所保外就醫回來的父親一同抓捕，二十歲的女孩被判十年重刑，劫持到哈爾濱女子監獄非法關押至今。父親張濤被送回長林子勞教所被迫害致死，母親姚彩微被劫持在萬家勞教所一年，被迫害的母親回來後，思丈夫想女兒，身體狀況越來越糟，現在不能自理。

十年暗無天日的牢獄期，對一個小女孩來說是一個多麼可怕、多麼難熬的期限呢，中共叫囂的人權最好時期，難道就是連個孩子都不放過。

獄中相遇得真機

文／黑龍江大法弟子

由於中共迫害法輪功，我被惡警劫持，被非法判四年，二零零五年三月被劫持到呼蘭監獄所謂的集訓隊。當時被關在集訓隊的人白天都在幹剝蒜的活，我抵制迫害不參加勞動，還有一個五十歲的犯人由於有病也不參加勞動，於是挨著我靠牆而坐。這個老頭個子不高，給我的感覺很樸實的，也不怎麼愛吱聲。

在沉默中，他開始跟我說：「這回我完了。」他這突如其來的一說，我也挺吃驚，我說怎麼了，他說：「我得了肺結核，又咳嗽，又咳血，去醫院兩次，看病的人特多擠不上去。」聽了他的訴說，我告訴他說：「沒事。」他說：「怎麼整？」我告訴他

默念「法輪大法好」，老頭毫不猶豫的說：「好，我就默念。」

一天兩天三天，到第四天，他驚喜的告訴我他的病好了，不咳嗽、也不咳血了，把他樂的無以言表。他還告訴我他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我說你夢見啥了？他說，我夢見佛了，「佛啥樣的？」他說：「金光閃閃的，在半空中。」「佛對你說啥了？」他說：「你出去後要做個好人。」

過不兩天，集訓隊開始往各個監獄分人，他被分配到哈爾濱新建監獄，臨行前他非常誠懇的對我說：「我出去也要煉法輪功。」他被判三年刑，也知道我被判四年，求我出去後上他那兒去一趟，教他煉法輪功，並告訴我他家的詳細地址。我答應

了他的請求，心想又有一個有緣人得法了。臨走那天，他戀戀不捨的與我告別了。

在呼蘭監獄，患感冒的不斷（當然其它病也不少），尤其是冬去春來換季的時候，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感冒。有一個四十來歲的犯人，對我無可奈何的說，每年他都要感冒好幾次，上醫院抓藥又相當困難。我把那個人病好之事對他說了一遍，就這樣他也開始念：「法輪大法好」。幾天過去了，他看到我，很興奮的說：「真好使，我現在不感冒了。」每當有不明真相的人對大法有不敬時，他公開向他們以切身的感受證實法輪大法好。後來他出獄了，表示出獄後要煉法輪功。

賣熱狗的朋友

文／北美大法弟子

剛到這個城市來唸書的時候，就注意到了在學校最大的本科生圖書館門外有一個賣熱狗的攤車。無論是酷日當空還是天寒地凍，小攤車一年大部份時間基本上都停在露天做買賣，生意也格外好。老闆是個能說會道的年長黑人。每次經過那裏都看見老闆在和行人說話打招呼，看上去他認識所有的路人。

上個星期六我和同修在離熱狗攤車不遠的一棟教學樓放電影，因為午飯沒吃，就抽空出來買點吃的。我發現攤車上貼了一些提高環境意識和陸軍募兵的小標語，想到如果在空餘的位置上張貼介紹法輪功真相的傳單不是很好嗎？於是我就向這個夥計講真相，沒想到他知道，還在過去同修辦的活動中籤過字支持法輪功。他問我中國的情況是不是好點

了，我說那邊的迫害依然嚴重，但是我們一直在努力反迫害，也將會不停的堅持下去。之後我問起能不能在他的攤車上空的地方貼一些法輪功的傳單，他說你下次在老闆在的時候再來，應該是沒問題的。

過了週末我就帶上自己設計的一份我們當地煉功點傳單又去了這家熱狗攤車。那天老闆帶著兒子在做生意。我買了兩個熱狗，然後就遞給老闆一張傳單，向他說明瞭我想在他的攤車上貼法輪功的簡介。還沒等我說完，他就開始大聲的對我說「Peng You, Peng You.」當他又重複了兩遍我才意識到他是在用中文叫我「朋友」呢。在我驚訝之餘，他又說：「你想在哪兒貼就在哪兒貼。」隨後硬帶著我繞著他的攤車轉了一圈，指給我哪兒好貼。

「你這張紙一下雨就會被淋濕了，顏色會掉。你應該

把它裝在一張塑料紙套裡。」老闆比我想得還週到。我說那我過兩天再來，就快步離開了熱狗攤車。臨走老闆又喊道：「Peng You, Peng You.」

我買來了最好的相紙用最好的打印效果又印了一張內容更詳細，更美觀的有著法輪大法簡介和煉功點詳細情況的傳單。然後用層壓機將傳單保護在前後兩層層壓塑料中間，裁去多餘的邊，第三次去了那家熱狗攤車。

我將新傳單向老闆晃了一下，老闆就說：「還等什麼？快貼吧。」剛說完，滿頭大汗的老闆看到了顏色鮮艷的傳單，隨即又要過去看了看問我：「告訴我你在哪裏做的？」

「我自己設計自己印的。」

「真的？真好看。」直到我走了他還在不停衝著我說「好看好看。」我心裏很高興，他生命的未來將因為他的善念而更加美好。

外國記者走訪北京勞教所 尋找法輪功學員

【明慧週報訊】八月七日，加拿大最具影響力的英文報紙《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發表了到達北京報導奧運會的記者Christie Blatchford的文章。文章中記述了記者根據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CIPFG)的資料，尋找北京附近幾個關押法輪功學員的監獄和勞教所的經歷。

在這篇題為「中國人對眼前的事實真相視而不見」(Chinese turn a blind eye to facts under their noses)的文章中寫道，「我們想找到北京市女子勞教所，據信最近有好幾名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在這裡。她們被關在監獄裡。在中國，有時候很難輕易能斷定是哪一所(監獄)。」

大興的監獄看來和這裡的西瓜一樣出名。在我的翻譯詢問桌子旁邊一位吃西瓜的女子勞教所在哪裏時，他咧著嘴笑：「這裡有很多監獄。」

在來大興的計程車上，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計程車司機和翻譯會停下來打聽路，因為城市太大，變化太快，僅僅憑藉路名很難找到。路人可能會告訴另一個勞教所或拘留中心。

文中說：「也就是說，這裡的每一個人都知道或者懷疑一些顯而易見的事實——像我們這些來到這裡的遊客一樣——但是看起來很少人在乎。」

當讓人感覺不自在，或影響生意，或異常危險時，就算是自我存在這樣最基本的事實，很多人也不願意去瞭解和理會。就像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潘公凱(Philip Pan)在他的新書《走出毛澤東的陰影》一書中寫道：「不用辨別的事實是：很多人不去理會和在乎，同時共產黨控制了這個國家的未來。」「政府已經成為控制公眾意志的專家。」



圖：北京市女子勞教所

文章中繼續寫道：「但是，我始終沒有找到北京市女子勞教所，但是卻發現了北京清河急救中心。今年二月初，于宙的家人曾在這裡悲痛欲絕。」

這位四十二歲的鼓手在被關押在北京市通州區看守所的時候已經死了。一月末，于宙和他的太太畫家許那在音樂會結束後回家途中被綁架。雖然他的家人要求驗屍，但是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的網站上指出，于宙的家人沒有領到屍體，他的屍體據信可能還在醫院裡。」

文章描述：「我們的車開過了大興區團河附近的一個勞教所和一個拘留中心。翻譯問守門的人我們是否可以獲得一些最基本的資訊。但是一位官員說，即使在奧運期間，我們也必須要先得到多個部門的書面同意才行。」

我認為就是這個拘留中心，關押著另一名法輪功學員，被大赦國際評為良心犯的卜東偉。」

文章說：「在加拿大，如同在很多西方國家，法輪功學員多在中領館和使館外靜坐。僅僅是這種形式的抗議——安靜，沒有橫幅——正如一九九九年四月在中南海外一樣。三個月後，中共開始了血腥的迫害，直到今天。」

布里斯本皇家博覽會 法輪功再現風采

澳洲昆士蘭一年一度規模最為龐大的布里斯本皇家博覽會（當地稱Ekka）於二零零八年八月登場，當地法輪功學員連續第三年應邀參加了表演，再一次將真善忍的殊勝美好呈現給民眾。

為期十天的布里斯本皇家博覽會，是當地居民每年最為期待的盛大活動之一。據澳洲廣播公司消息，今年到場人數創下二十年來的最高記錄。在人山人海的會館裡，學員們為觀眾展示了法輪功功法，他們還精心準備了舞獅表演和中華傳統舞蹈。



西方法輪功學員妮娜（Nina）向觀眾介紹了使上億人身心健康的法輪功五套功法。在祥和的音樂聲中，一些台下的觀眾跟著學煉起來。妮娜與大家分

享她在懷孕期間，因修煉法輪功而身心受益的親身經歷，她並鼓勵澳洲民眾來學煉法輪功。學員們向民眾講述了法輪功學員在中共政權統治下所遭受的嚴重迫害。

連續三年參加舞蹈表演的法輪功學員凱倫（Karen）與羅娜（Lorna）表示，中國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內涵豐富，因此她們希望澳洲人民在共襄盛舉的日子裡，能夠認識法輪功這源於東方古老的佛家修煉功法，共享中華之美。

波士頓中國城中秋節慶傳真相

八月十七日，美國波士頓法輪功學員參加了中國城中秋節慶，在廣傳法輪大法美好的同時揭露中共對法輪功九年來的殘酷迫害。當日，學員擺設真相攤位、展示五套功法、征簽制止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並教折紙蓮花。

家住切爾西的夫婦在法輪功攤位旁看學員煉功，久久不願離去。先生告訴學員，他到法輪功網站瀏覽後，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功法，就模仿著網上的煉功動作，自己學煉第一套功法。雖然只會第一套功法，但他說，「每次煉功，我都感到全身流動著強大的能量。」他發現更神奇的是

在工作累時，如果放下工作去煉第一套功法，疲倦立即消除。夫婦兩人都表示，將到波士頓公園的煉功點把五套功法全部學會。

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人得知法輪功學員在中共殘酷的迫害下，還是堅韌不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他欽佩的說，「你們（法輪功學員）都是好人。」他也讚歎神韻藝術團今年在波士頓的演出，表示明年還會去看！

當日上午，有兩位華裔因對法輪功有些誤解，大聲喧嘩。法輪功學員們不為所動，心平氣和的向他們講真相。下午，那位喧嘩聲較大的華裔站在遠處默默的



看著學員們煉功。當節慶接近尾聲時，他重返回法輪功攤位，語氣中肯的詢問法輪功真相。學員就從「中共為什麼要迫害法輪功」談到「四千萬退黨大潮」，針對他心中的癥結，揭穿開中共荒謬的謊言。離開時，這位先生拿取了真相資料及《九評共產黨》DVD。

堪薩斯星報：法輪功學員要求中共釋放同修

八年八月十六日，美國堪薩斯市的《堪薩斯星報》報導了當地法輪功學員舉辦的新聞發佈會，法輪功學員要求中共釋放以「奧運」為名抓捕的同修曹俊萍和她的先生龐小謙。

文章說，就在北京奧運會中國金牌數目攀升的時候，琳達王的心中卻充滿了悲痛。這位悲傷的堪薩斯女士說：「這不是一個人性的奧運會，而是一個虛假的奧運會。」

星期五，琳達王和其他法輪功學員在約翰遜郡圖書館舉辦了新聞發佈會，要求中共遵循奧運會的人道主義原則，釋放上星期五拘捕的一位密蘇里大學學生的父母。

二十五歲的龐新是位於春田市（Springfield）密蘇里州大學的一年級碩士研究生。龐新說她



的父母在中共「和平奧運」打擊下於七月二十九日被捕，自那以後杳無音訊。

龐新說，七月底她的父母在山東濰坊的公寓遭到當地警察搜查，他們家中有價值的物品和養老金被洗劫一空，這樣做的目地是在奧運前打著穩定的幌子恐嚇法輪功學員。

龐的母親曹俊萍五十一歲，是一位退休的銷售員，父親龐小謙五十三歲，濰坊監獄工程師，龐說他們被關押在濰坊拘留所。

龐在新聞發佈會後的採訪中

說：「這太荒謬了，中共假借奧運迫害異己。」

法輪功學員表示，他們通過學法和煉功來達到內心的平和，這會有助於同化「真、善、忍」和改善身體健康。

根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的消息，自今年一月一日起，在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中至少已有八千零三十七名法輪功學員被抓捕。

眾多人權組織、國會議員，甚至堪薩斯市議會都表彰法輪功和譴責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美國眾議員洛伊·布朗特先生（Roy Blunt）八月十一日立即致信中共駐美大使周文重，要求中共當局儘快釋放龐新的父母龐小謙和曹俊萍夫婦。）

記者無疆界新證據 駁歐衛「技術」藉口

據大紀元報導，歐洲衛星公司（Eutelsat）關閉新唐人中國大陸信號受到多方關注。繼早先的調查報告披露歐衛此舉是屈從中共的政治舉動後，總部設在法國巴黎的記者無疆界（RSF）八月十八日再度發佈聲明，證實歐衛公司從技術上完全有可能恢復新唐人的信號。記者無疆界再次敦促歐衛總裁Giuliano Berretta履行其公司憲章規定的非歧視、機會平等和尊重媒體多元化的原則，立即恢復新唐人在中國大陸的播出。

歐衛聲稱，關閉包括C4、C6在內的四個衛星轉發器，是為了保證其餘的20個轉發器繼續運行。而且在7月11日其新聞公告和8月6日會見新唐人總部代表王紹久時都聲稱，由於6月16日那次事故，從技術上根本不可能再恢復

這四個轉發器。但據記者無疆界獲悉，被關掉的轉發器C6又被重新啟用。

記者無疆界質問：「6月份被關掉的轉發器中，有的已被重新啟用，不知道為何歐衛要拒絕新唐人對大陸的播出？」

記者無疆界在其聲明中還強調，美國廣播理事會（BBG）最近剛將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自8月1日從歐衛公司W5衛星撤走，因此它所在的C2轉發器上空閒了足夠的空間恢復新唐人在大陸的播出。據新唐人發言人洪凱莉介紹，這個C2轉發器在6月16日歐衛以「技術故障」關掉了包括新唐人所在的四個轉發器後，一直工作正常。BBG在7月份通過C2轉發器和W5的其它轉發器向亞洲轉播5個電視台和12個電台。

記者無疆界日前致函歐衛總

裁說，「奧運會時下在中國舉行，對中國的電視觀眾來說，獲取獨立的新聞和信息非常重要」，「因此我們敦促你立即採取必要的措施恢復新唐人在W5衛星上的播出。」

自6月16日，歐衛關閉了包括新唐人在內的向中國大陸廣播的四個轉發器以來，歐衛一直聲稱是「技術故障」，並至今對新唐人的追詢和外界的質疑沒有任何正式的解釋。

記者無疆界7月10日發佈調查報告，披露歐衛關閉新唐人的大陸信號並非它所宣稱的技術問題，而是早有預謀的政治舉動。歐衛公司總裁Giuliano Berretta為取悅中共而換取商業利益，刻意選擇了關閉新唐人，成為一向壓制新聞自由的中共獨裁集團的同謀。

真善忍美展給豐田汽車城帶來感動

四十多幅「真善忍國際美展」的作品，八月十三日開始在汽車城日本愛知縣豐田市市民展覽廳為期五天的展出。這是日本第十三次真善忍國際美展。

下午剛剛開展，日本著名畫家、國際藝術院總裁伊藤三春先生（Yitousanshun）便來參觀。伊藤三春和朋友對每一幅畫都認真觀賞，詳細聽了解說後表示，現在中國還發生這樣的事，實在難以想像，這些作品應該在更多的地方展出。

伊藤三春先生前些日子拿到了介紹畫展的傳單，對「蒙難在中原」這幅畫印象頗深，才在百忙之中，不惜往返乘車兩個小時，抽空前來。多次在國際畫展中獲獎的伊藤三春先生興致很高，即興做了兩幅自己最拿手的「富士山」和「鵬」，贈送給主

辦展覽的法輪大法學會，並署名留念。

連續十屆當選的資深愛知縣自民黨議員倉知俊彥先生，是豐田市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十四日上午，他與朋友一起來觀賞畫展，認真聽取了對每一幅畫的解說，並簽名留念。

酷愛中國傳統文化的倉知俊彥先生，多次到過中國，熱心於中日民間的友好往來。當問及觀後感，他表示被打動了。離開展覽廳之前，他回頭說：共產黨倒台已經不遠了。

豐田市本來的名字是「舉母市」，由於豐田汽車名揚天下，在一九五九年該市改名為豐田市。美展開展當天下午，就有豐田汽車製造廠的日本員工來觀展。

殘酷迫害驚醒德國漢堡人

八月十七日在德國漢堡街頭，一位推嬰兒車的婦女看了揭露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展板，流著淚對法輪功學員說：「看了你們的資料，我才知道自己孤陋寡聞。我父母常對我講起共產黨體制下的可怕，但到今天我好像才理解了他們說的那些。我如何才能幫助你們？」

一對瑞典遊客說：「我們從（共產黨統治的）東歐移民到瑞典。從前我們一窮二白，現在我們擁有三間大房子。共產黨就是不讓人過好日子，現在居然又盜取活人器官賣錢。請給我們更多的資料，我們要好好的了解了解。」

週末的漢堡，街上購物、觀光的人流不斷。有的人看了法輪功真相展板，立刻聲援法輪功；有的路過時聽了法輪功學員們的



喇叭廣播，主動索要傳單；有的匆匆接了傳單而過，回來時又要求再多給他一些，要發給自己的親朋好友；也有人將看完的傳單還給學員，說希望這張傳單能讓另一個人知道真相……

許多人看到「在奧運會前歐洲衛星公司關掉了獨立媒體新唐人電視台對中國的播出」的橫幅，非常關注，瞭解了情況後，馬上簽名聲援新唐人。

法國北部媒體關注法輪功

法國北部貝嘉萊（Nord-Pas-De-Calais）省的最大報紙《北方之聲》（La voix du Nord）八月三刊登了題為《今天—法輪功學員抗議在中國的迫害》的文章。文章開頭的黑體標題字寫道，法輪功是中國的一項精神運動，在全世界都有擁有此信仰的人。然而在中國，法輪功修煉者卻受到中共政權的迫害。

文章中指出，在中國，法輪功修煉者受到中共政權的迫害，九年來，每年被抓捕、關押於勞教所集中營。有些法輪功學員還活著的時候就成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犧牲品，這些器官緊接著被非法販賣。

為了揭露這場自一九九九年起針對中國同胞的迫害，麗和瑞，兩位法輪功修煉者，於昨天下午在4-B商業中心舉行了示威活動，今天，她們將在火車站前舉辦活動。這兩位年輕的女士在法國居住多年，但她們的原籍是中國。如果說在今天，她們能夠完全自由的修煉法輪功，但這全然不是她們住在中國的親朋好友們的情況。因為在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法輪功修煉者每年被抓捕、關押於勞教所集中營，並且被中共當局嚴刑拷打。

文章說，法輪功學員瑞揚談到中共的「六一零」組織，「就是它在迫害他們。那是一個真實

的暴政。迫害持續九年了，但那些殺戮還在繼續。這些信息被（中共）過濾掉，人民無法進入（刊載迫害真相的）互聯網，一切都在隱藏之中。」

法國《北部海濱報》（Nord Littoral）八月三刊登題為《兩個中國青年在法國加萊市的4-B商業中心前請願》的文章說，為了讓當地民眾了解法輪功受到的迫害，瑞和麗二人利用週末時間來到加萊市。曾在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風靡一時的法輪功，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遭到中共政權迫害。隨即，法輪功修煉者開始受到迫害、關押和虐待。

報導說，大衛·喬高的報告中指證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並販賣的罪行。三千多名法輪功學員已經被迫害致死，這個數字恐怕還會增加。文章說，在世界關注奧運的時刻，中國人權狀況和法輪功學員在中國的迫害的真相更是奧運焦點的一部分。

報導最後介紹，法輪功是一種非常古老的中國氣功修煉方法，講求真、善、忍。目前有超過七千萬人在中國修煉法輪功。該功法為佛家氣功，但不同於佛教，法輪功更注重對心靈的淨化。法輪功使人身體健康並且讓人心境平和。◇